

冰心  
佳作  
選

當代創作文庫



上海  
新象  
書店  
書行  
刊



# 當代創作文庫

魯迅傑作選  
 巴金傑作選  
 茅盾傑作選  
 老舍傑作選  
 郭沫若傑作選  
 張資平傑作選  
 郁達夫傑作選  
 葉紹鈞傑作選  
 鄭振鐸傑作選  
 沈從文傑作選  
 丁玲傑作選  
 冰心傑作選  
 廬隱傑作選  
 謝冰瑩傑作選  
 蘇綠綺傑作選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再版

## 冰心佳作選

全一冊實價國幣

編選者	巴	雷
校正者	朱	之
出版者	千	雷
印刷者	新	象
發行者	新	象
發行所	上海	東路
	一四三號	
	大方書局	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## 冰 心 小 傳

冰心，原名謝婉瑩，福建閩侯人，她幼年的環境，因為父親是在海軍中辦事的，隨在山東的海港中生活。她畢業在北平燕大，後往美國留學，回國和吳文藻結婚，夫婦倆同在燕大教書。她的文章，最初刊載在小說月報和北平晨報副刊，那時新文藝創作正蓬勃地開展，女作家的作品少有得見，她的作品，便震動了當時的讀書界。

文學研究會初創時，她是一員健將，她的文章十分洗鍊美麗，因為她對於舊詩詞的文法很有研究。足使那時讀書界傾倒。她描寫的大多是母愛的歌頌和家庭生活的剪影，及孩童無邪心理的勾劃，極能啓發人類天性的覺悟。

她的詩集如繁星和春水等，似係做摹印度偉大詩人大戈爾的。她有一本冰心全集（北新版）包含了她早年時代的作品，這裏所選的幾篇，都是代表她創作過程中每一個時期的作品，風格篇篇不同。

陳西滢批評她的作品說：『超人裏大部份的小說，一望而知，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。人物和情節，都離實際太遠了。』現在我們特地把超人選在第一篇，請讀者讀後體會一下，陳西滢這話說得對不對呢？據我們看起來，未必能給陳西滢這話來抹殺。而且認為她是中國難得的一個女作家。

近年來她很沈默，『八一三』以後，她住在重慶，更少見她新作品發表，據最近消息傳來，她已逝世，假如這消息證實，是中國文壇上一件重大的損失。

當代創作文庫

# 冰 心

巴 雷 編 選

目 次

超人	一
姑姑	一〇
第一次宴會	一八
冬兒姑娘	三一
煩悶	三七
通訊七	五二
通訊九	五六
通訊十	六九
倦旅	七七
紙船	七八
春水	七九
繁星	八三
晚禱	八五
分	八八

新 象 書 店 出 版

# 冰心佳作選

冰 心

超 人

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，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，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。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；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，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愛；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沒有，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。書架上却堆滿了書，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看，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

轉，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。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。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：「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臺是父子母女，親密的了，不得下了臺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。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；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，愛和憐憫都是惡……」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「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？死了，滅了，豈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飯？」他微笑着：「這樣，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」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，斷斷續續的，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。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，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，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



極力的想擠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——

眼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 姥姥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「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，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，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」何 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自己走到門邊。程 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，剛要出門，何 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 姥姥說：「給那祿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」說完了，頭也不回，逕自走了。——程 姥姥一看那鈔票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，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缺了。何 彬還是朦朦朧朧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

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方的想擯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騰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沈寂着，何彬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幾夜的思想，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

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他道謝；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祿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，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淨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；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，一會兒也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幫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。程姥姥下樓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，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

時，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，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：一個僕人都沒有，便喚「祿兒，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。」祿兒趑趄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着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乎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。何彬却不理會，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「依舊熱得很，腦筋似乎很雜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，煩悶的很！」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，不想，——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，什麼都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。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。星光中間，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；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，靜穆不動的看着，——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！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呀！母親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「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！」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，送過清香來。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，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細好了的書籍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，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時，上面是：

「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——這裏有的是賣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沒有？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」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。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一定是愛先生的。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

祿兒叩上」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清香還在母親走了——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，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的謝了程姥姥，提着一藍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，都堆着驚訝的顏色。看着車塵遠了，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「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」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：

「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，愛和憐憫都是惡德，我給你那醫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

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了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藍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，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。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淚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在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藍金黃色的花兒麼？他的香氣，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，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藍花配送給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，再見！再見！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何彬草

我寫了這一大段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。

得多了！又及」

「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」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

· 選自超人 ·

## 姑 姑

「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！我若有神通，真要一個掌心雷，將她打得淋漓粉碎！」他實在急了，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，這時禁不住進出這一句話來。

我感着趣味了，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，一面問說：「她是誰，誰是她？」

他氣忿忿的說：「她是姑姑，」說着又咬牙笑了。

我仍舊不在意的，「哦，不是姊姊妹妹，却是姑姑。」

他一翻身坐起來說：「不是我的姑姑，是一個同學的姑姑。」

我說：「你就認了人家的，好沒出息！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呀……」



他抱起膝來，倚在床欄上，說：「你聽我說，真氣人，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——可是，我是真愛她。」我放下筆，看着他，「哦，你真愛她……」

他又站起來了，「我不愛她，還不氣她呢！她是個魔女，要多美有多美，要多壞有多壞！自從愛慕她以來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。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，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，才給我出這口氣！」

我看他氣的樣子，不禁笑說：「你好好說來，你多會兒認得她？怎麼愛的她？她怎麼給你氣受？都給我說，我給你評評理。」

他又坐下了，低頭思索，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，末了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真認命了！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，神差鬼使去放風爭，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，正打個照面，好一個美人胎子！她姪兒說，「好，你有風爭，咱們一齊去——這是我姑姑。」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，這一叫便叫死了，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。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爭在前走，連頭都不敢回，到了草地上，便放起來。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連，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爭，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，我急得滿頭是汗。她坐在草地裏悠然的傲然的笑說：「這風爭真該拆了，白跑半天。」笑聲脆

的鳥聲似的；我一陣頭昏，果然一頓腳把風爭踏爛了，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！

「倒霉事剛起頭呢，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。她姪兒也真乖覺，總是敲我竹槓，託我買東西。要不是，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，我又不敢不替他做。每回找他之前，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，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，他姑姑又未必在家。」

我不禁笑了出來，說：「活該！活該！」

他皺眉笑說：「你聽下去呀！女孩子真乾淨，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，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，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，簡直光豔得照人！我正遇見了，倒退三步，連鞠躬都來不及，我呢，竹布長衫，襟前滿是泥土，袖底都是黑痕，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。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，俏利的眼光，一瞥之間，露出了鄙夷的樣子。我急了，回來抱怨李媽，今早不給我長衫換。她咕唧着說：「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，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？打扮什麼，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，小小的年紀！」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，笑着趕追來說：「娶媳婦還早着呢，二爺！」把我羞哭了。

「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，來看她姪兒。他不在家，剪頭髮去了。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，看見我笑說：「不巧了，我姪兒剛出去，你且坐下，他一會兒就回來。」我搭訕的在一

旁站着。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！也許病瘦了罷，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。我正胡想，她忽然笑說：「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。」我臉紅一笑，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。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關地以來，只穿得這一件衣服，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，天一亮，就又穿上。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，氣得要死！」

我撲嗤的笑了出來！

「還有一次，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，回家來出門的時候，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，她說：『對不起，沒有恭接你，你明天再來罷。』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，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，她却簡直沒有露面。我回來病了三天，病中又想她，又咒她，等到病好，禁不住又去看，誰知她也病了，正坐在炕沿上吃粥，黃瘦的臉兒，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。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。她抬頭看見我，有氣沒力的笑說：『姑姑病了，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。』我惶愧不堪，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！」

「她喜歡長春花，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。哥哥碰見就叨叨說：『她是你的娘！你這樣糟塌母親心愛的兒兒孝敬她！』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！但是，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，只

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。我仗着膽兒說：「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，摘下來不妨事，她雖不是我的娘，但她是我的姑姑！」哥哥吐了一口唾沫，說：「沒羞，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。」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。我們弟兄鬥口，從來是不相下的，這次我却吃了虧。

「家裏的花摘完了，那天見着她，她說：『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，多麼好看！』我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，別人不配戴長春花的！便趕忙說：『放心，由我去找。』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，實在沒有。可是已叫她放心，又不好意思食言。猛憶起校園裏似乎還有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。跳過籬笆，繞過了「勿摘花木」的牌示，偷摘了一朵。心跳得利害。連忙把花藏在衣底，跑到她家去，雙手奉上。我還看着她梳掠，換衣裳，戴花出去。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，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！

「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，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。傳到先生耳朵裏，就把我傳了去。那時，我正在球場裏，嚇得臉都青了，動彈不得，最後只得乍着膽子走到先生那裏。先生連問都不問，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，拉我到花台邊去。我哭着，不住的央告，先生也不理。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。我羞到恨不得鑽進地縫。我那天沒有吃飯，眼睛也哭腫了。幸而那天哥哥沒

在，還好一點，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，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。

「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。自從春天起，又往往言語無心，在班裏眼看看書，心裏却描擬着她。和先生對話，所答非所問。先生猜疑，同學也鬨笑。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，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，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，站櫃台學徒去。好容易我哭着央求，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，父親才又回過心來。」

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。

他嘆了一口氣，「以後的半年，我也沒好好的念書，不過處處提防，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。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。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，品學不端的人看待。至於我爲何挨罰，她却完全想不到！我也認命了，見了她使低頭走開去。」

「今年的春天，一個禮拜天下午，同哥哥去放風箏，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，還有一個穿洋服少年也在那裏。我正要低頭回去，她已看見我了，遠遠地叫着，我只得過去。我介紹了我哥哥，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，她叫我叫他叔叔。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。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。他却很巴結姑姑，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。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，也許是

不自然，只同我在一起，却讓叔叔，她姪兒，我哥哥在一塊玩。她問長問短，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。那時楊柳剛青着，燕子飛來，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。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！

「到了黃昏，大家站起走開，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噫。我暗暗歡喜，大家分手，回家去的路，上，哥哥忽然說：「你那位姑姑真俏皮！」我不言語。

「從那時起，我又常到她家去，叔叔總在那裏，但一遇見我來了，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。叔叔卻也不介意，只笑一笑走開。

「一月之前，也是一個黃昏，我正從她家回去。叔叔，她姪兒，和姑姑一齊送出來。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：「明天請你來吃酒。」姪兒也笑道：「是的，請你來吃喜酒。」姑姑臉紅了，笑着推她姪兒，一面說：「沒有什麼，你若是忙，不來也使得。」我看着他們三人的臉，莫名其妙。回去道上仔細一想，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……。

「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，我一定不肯去，哥哥只得自己走了，我走到她家，門口掛着彩結，我進去看了。見酒席的擔子，一擔一擔的挑進來，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，不見姑姑，我

問是什麼事，姪兒拍手說：「你來遲了一步，姑姑躲出去了！這是她大喜的日子。」我一呆，姪兒又指着叔叔說：「別叫叔叔走了，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——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。」我神魂出竅，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，苦笑着道了一聲喜，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。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，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。

「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，原來怕我和她取鬧。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。我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，信足所之，竟到了放風爭的地上。哥哥在放呢，看見我來了，便說：「你那裏玩夠了，又來找我！」我不答，他又問了一句。我說：「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，我不找你找誰？」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，把他弄得愕然無措。

「自此，我就絕跡不去了，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。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。但是，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——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，學問比誰都不如！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，叫我叫他姑夫，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，把我又氣得……」

我聽到這裏，一欠伸，笑道：「人家娶親，用得着你生氣！」

他說：「我不氣別的，我氣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閻！」

我嘆嗤一笑說：「你呢，十九歲的年紀，認什麼姑姑！」

他又皺眉一笑，呆呆的躺了下去。我也自去寫字。一會兒抬起頭來，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！

感恩節，一九二五，惠波車中戲作。

· 選自《姑姑》 ·

## 第一次宴會

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，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。植主任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，離開北平之前，請他吃頓晚飯。他們在國外的交誼，是超乎師生以上的。瑛常從植的通訊和談話裏，摸擬出一個鬚髮如銀，聲音慈藹的老者。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，表示了完全的同意。

新婚的瑛——或者在婚前——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家庭裏一個第一次宴會：壁爐裏燃着松枝，熊熊的喜躍的火焰，映照得客廳裏異細緻的椅棹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；廳角的高棹上，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；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，屋裏的一切陳設，地毯，窗簾，



書櫃，瓶花，壁畫，爐香……無一件不妥貼，無一件不溫甜。主婦呢，穿着又整齊，又莊美的衣服，黑大的眼睛裏，放出美滿驕傲的光；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；她用着銀鈴般清朗的聲音，在客人中間，周旋，談笑。

如今呢，母親的病，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。五天以前，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「愛巢」裏來。一開門，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；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；門窗戶扇都不完全；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；在這五天之中，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。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，油漆匠，玻璃匠，木匠……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，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，來指點看視。到了夜裏，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，理出些應用的陳設，如鐘，蠟台，花瓶之類，都堆在棹上。

喜歡款待的她，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，發生了無限的躊躇。一種複雜的情感，縈繞在她的中心。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，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！這小小的「愛巢」裏，只有光潔的四壁，和幾張椅棹。地毯還都綑着放在樓上，窗簾也沒有做好，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……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，只有她一個……

她想著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，沉吟了半晌，沒有言語。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，楨已經穿好了衣服，戴上了帽子。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，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，說：「不要緊的，你別着急，好歹吃一頓飯就完了。」C教授也知道，我們是新搬進來的，自然諸事都能原諒。」瑛推開他，含顰的笑道：「你躲出去了，把事都推在我身上，回頭玩骰了頤和園，再客人似的來赴席，自然你不着急了！」楨笑着站住道：「要不然，我就不去，在家裏幫你。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，也使得，省得你太忙累了，晚上又頭痛。」

瑛抬起頭來，「笑話！你已請了人家了，怎好意思取消？你去你的，別担擱了，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。」楨笑着回頭要走，瑛又叫住他，「陪客呢，你也想出幾個人。」楨道：「你斟酌罷，隨便誰都成，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。」

楨笑着走了，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，予瑛以無量的膽氣。瑛略一凝神，叫廚師父到外面定一棹酒席，要素淨的。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，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。又吩咐蘇媽將畫框，釘子，箱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。一面自己披上外套，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。

她一面低頭走着，便想出了幾個人：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；N女士美國人，是個

善談的女權論者；還有華家夫婦，在自己未來之先，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，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；李先生是楨的同事，新從美國回來的；衛女士是她的好友。結婚時的伴娘……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，談話不至於生澀。十個人了，正好坐一桌！

被請的人，都在家，都能來，只衛女士略有推託，讓她說了幾句，也笑着說：「奉陪。」她真喜歡極了。在江家院子裏，摘了一把玫瑰花，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，就趕緊回來。

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，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。這個中年的用人，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，看她如何佈置。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！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；再把畫框拿起，一一凝視，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；書櫃裏亂堆的書，也都整齊的排立了；蠟台上插了各色的蠟燭；花瓶裏也都供養了鮮花。一切安排好了之後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籃籠的電燈一開，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。她微笑着一回頭，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，他們同聲的說：「太太這麼一調動，這屋裏真好看了！」

她笑了一笑，喚：「廚師父把壁爐生了火，要旺旺的，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。」

杯，箸，桌布，卡片的立架，闔漆咖啡的杯子，一包一包都打開了。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，用大盤子托着，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，自己再收拾臥室。

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。捻開電燈，撥一撥亂紙，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。打開了一看，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，重疊着套在一起，她不禁呆住了！

電光一閃似的，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，無力的背倚着床欄，含着淚說：「瑛，你父親太好了，以至做了幾十年的官，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！我呢，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，金鐲子和玉簪花，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，都作了盤費了。只有一朵珠花，還是你外祖母的，珠花不大。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，說太舊了，每顆只值兩三塊錢。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，把珠子拆下來，和弟弟平分了，作個紀念罷！將來他定婚的時候……」

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，勉強抬起頭笑着說：「何苦來拆這些，我從來不用……」

母親不理他，仍舊說下去：「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，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。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，這個想來還不便宜。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，我也想也給你。」

隨着母親的手看去，圓棹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，盤繞圓莖的座子，勒上開着五朵喇叭花，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。

母親又說：「收拾起來的時候，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，帶着走也方便！」

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，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，覺得她唯一的女兒，瑛這次的婚禮，一切都太簡單，太隨便了！首飾沒有打做新的，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；新婚沒有洞房，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！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，母親却覺得有無限的慚愧，無限的抱歉。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，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。和父親隱隱的談起贈嫁不足的事，總在微笑中墜淚。父親總是笑勸說：「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，女兒只好吃虧了。我賠送瑛，不是一箱子的金錢，乃是一肚子的書！」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。」

母親默然了，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，然而總覺得在傍人眼前，在自己心裏，解譬不開。

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，講面子，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。要她小小的家庭裏，安適，舒服，應有盡有，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。瑛嫁前的年月，才可以完完滿滿

的結束了。

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，每一想起，心裏便深刻的酸着。她對於病中的母親，只有百般的解說，勸慰。實際說，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。母親要給她的花插，她決定請母親留下。

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，說她新居一切待理，她才忍着心腸，匆匆的北上。別離的早晨，她含淚替母親梳頭，母親強笑道：「自昨夜起，我覺得好多了，你去儘管放心……」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，知道這是假話，也只好低頭答應，眼淚却止不住滾了下來。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，只向父親說了一聲，回身便走。父親追出闌干外來，向樓下喚着，「到那邊就打電報……」她從車窗裏抬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，充滿了憂愁，無主……

這些事，在她心裏，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，在火車上每一憶起，就使她嗚咽。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，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，「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！」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，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。

到北方後，數日極端的忙逼，把思親之念，剛剛淡了一些，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書

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的脫卸了，又謹密的包好，又何時把她塞在箱底？——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，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！

她哭了多時，勉強收淚的時節，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。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塞到箱裏去，把花插安上，拿着走下樓來，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。

蘇媽說：「桌子都擺好了，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……」瑛一揚手道：「這不是銀花插，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，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。」蘇媽雙手接過，笑道：「這個真好，又好看，又合式，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，就好像是全套似的。」

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，安排座位。C教授自然是首座，在自己的右邊。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，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，全付的銀盤盞，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，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。光彩四射！客室裏爐火正旺，火光中的一切，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！

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，匆匆又上了樓，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，便忙着洗臉，剔甲，更衣……

一件蓮灰色的長衣，剛從箱裏拿了出來，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，上面略有些皺紋，時間太逼，也只好將就的穿了！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，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。未嫁以前的她，赴一個宴會，盥洗更衣，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！

正想着，似乎窗外起了鏗鏘的琴聲，推窗一看，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秋雨，雨點打着鉛簷，奏出清新的音樂。「喜悅中的心情，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！」她微笑着，「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？」她又不禁擔心了。

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，院子裏已聽見人聲。心中一跳，連忙換了衣服，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，便走下樓去。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，看見瑛下來，楨連忙的介紹。「這位是C教授——這是我的妻。」

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，泛着慈祥和愛的光。頭頂微禿。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。

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，指示了洗手的地方。剛要轉身走入客室，一抬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！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，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。楨握着她的雙手，附在她耳邊說：「愛，真難爲你，我們剛進來的時候，我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呢！這樣整齊，這



樣美，——不但這屋裏的一切。你今晚也特別的美，淡淡的梳粧，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！

瑛笑了，掙脫了手，「還不換雙鞋子去呢，把地毯都弄髒了！」楨笑着自己上樓去。

C教授剛洗好了手出來，客人也陸續的來了。瑛忙着招呼介紹，大家團團的坐下。楨也下來了，瑛讓他招待客人，自己又走到廚房裏，催早些上席。C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。

席間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，聲音極其低婉，吐屬也十分高雅，自然。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，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。只他筷子拿得不牢，肴菜總是夾不到嘴。瑛不敢多注意他，怕他不好意思，抬起頭來，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，楨往往給他以溫存的微笑。

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，漸漸引到婦女問題，政治問題，都說得很歡暢，瑛這時倒默然了，她覺得有點倦，只靜靜的聽着。

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，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。她也便提起精神來，去年從楨的信裏知道C教授喪偶，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。只問他有幾位兒女，現在都在那裏。

C教授微微的笑說：「我麼？我沒有兒女——」

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，這馴善如羊的老者，太孤單可憐了！她連忙接過來說：「沒有兒女最好，兒女有時是個累贅！」

C教授仍舊微笑着，眼睛却凝注着桌上的花朵，慢慢的說：「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，但看我們的父母，並不以我們爲累贅……」

瑛瞿然了，心裏一酸，再抬不起頭來。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，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，用餐巾拭了眼角。拾起筷子來，還給C教授。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，覺得一花一葉，都射出刺眼的寒光！

席散了，隨便坐在廳裏啜着咖啡。窗外雨仍不止。衛女士說太晚了，要先回去。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。好在路不遠，瑛借給她一雙套鞋，他們先走了。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，坐一會子，也都站起告辭。N女士住的遠一點，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。

大家忙着穿衣戴帽。C教授站在屋角，柔聲的對她說，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，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，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；最後說：「積去年在國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，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。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，太勞瘁了，博頭纔

出病來。他也不聽我的話。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，我一點不怪他！」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，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。

開起堂門，新寒逼人。瑛抱着肩，站在楨的身後，和大家笑說再見。

車聲一一遠了，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，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。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。楨端詳着瑛的臉說：「你眼邊又起黑圈了，先上樓休息去，餘事交給我罷——告訴你，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……」

瑛站起來，笑說：「噫了，我都知道了！」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。

一面卸着妝，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。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！因着忙這宴會，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。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，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……

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。七天以前，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，日光隱去，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。父親總是長吁短嘆着，婢僕都帶着愁容。母親灰白着臉頰臥在小床上，

每一轉側，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……

她哭了。她痛心的恨自己！在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，自己是決不能離開，不應離開的。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，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，體卹憐愛的心，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！

母親犧牲了兒女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，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。甚至掙扎着起來，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，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！

她抽噎的止不住了，頽然的跪到床邊去。她感謝，她懺悔，她祈禱上天，使母親所犧牲，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，能從禱告的馨香裏，波紋般的蕩漾着，傳回到母親那邊去！

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，她連忙站起來，拭了眼淚，「楨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，被他發覺了，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……」

楨進來了，笑問，「怎麼還不睡？」近前來細看她的臉，驚的攬着她道：「你怎麼了？又有什麼感觸？」

瑛伏在他的肩卜，低低的說：「沒有什麼，我——我今天太快樂了！」

十一、二十、一九二九，北平協和醫院。

· 選自姑娘 ·

## 冬兒姑娘

「是呵，謝謝您，我喜您也喜，大家同喜！太太，你比在北海養病，我陪着您的時候，氣色好多了，臉上也顯着豐滿！日子過的多麼快，一轉眼又是一年了。提起我們的冬兒，可是有了主兒了，我們的姑爺，在清畢園當茶役，這年下就要娶。姑爺歲數也不大，家裏也沒有什麼人。可是您說的「大喜」，我也不爲自己享福，看着她有了歸着，心裏就踢實了，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。

「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，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……那是那一年……我們冬兒她爸爸，在海淀大街上看熱鬧，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。那天我們兩個人，是拌過嘴，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，也沒找他。過了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還不來，我才慌了，滿處價問，滿處價打聽，也沒個影兒，也求過神，問過卜，後來一個算命的，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去了，有個女人絆住他，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。我稍微放點心，我想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又是本地人，那能說丟就丟了呢，

沒想到……如今已是十五年了！

「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。她是「立冬」那天生的，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。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，什麼雜事都能做，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，也都有碗飯吃。自從前清一沒有了，我們就沒了落兒了。我們十九年的夫妻，沒紅過臉，到了那時實在窮了，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，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？」

「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，我哥哥就來了，說：「你跟我回去，我養活着你。」太太，您知道，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，再加上我，還帶着冬兒，我嫂子嘴裏不說，心裏還能喜歡麼？我說：「不用了，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，冬兒也不小了，我自己想想法子看。」我把他回走了。以後您猜怎麼着？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，台階兒的大漢白玉，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，糝在米裏，好添分量，多賣錢。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裏砸石頭。一邊砸着石頭，一邊就流眼淚，冬天的風一吹，眼淚都凍在臉上了，回家去，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，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，就躺在地下哭。看見我，她哭，我也哭，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吃！

「去年北海不是在「霜降」那天下的雪麼？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，太太您記得麼？」

大黑粗的，眼稍有點往上吊着？這孩子可昇利害，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，一直到大也沒改。四五歲的時候，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，押攤，耍錢，輸了就打人，罵人，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！可是有一樣，雖然蠻，她還講理。還有一樣，也還孝順，我說什麼，她聽什麼，我呢，只有她一個，也輕易不說她。

「她常說：『媽，我爸爸撇下咱們娘兒倆走了，你還想他呢！你就靠着我了。我賣鷄子，賣柿子，賣蘿蔔，養活着你，咱們娘兒倆守着，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？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，當的了什麼呀？』真的，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，上清河販鷄子去，來回十七八里地，挑着小挑子，跑的比大人還快。她不打價，說多少錢就多少錢，人和她打價，她挑起挑兒來就走，頭也不回。可是價錢也公道，海淀這街上，誰不是買她的，還有一樣，買了別人的，她就不依，就罵。

「不賣鷄子的時候，他就賣柿子，花生。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。您知道西苑常駐兵，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，賣不到錢還不算，還常推打受罵的。她就不怕大兵，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，一直往西苑去，坐在那操場邊上，專賣給大兵。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。大兵凶，她更凶，兇的人家反笑了，倒都讓着她。多會兒她會發了，說走就走，人家要買她也不給。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？我在院子裏洗衣裳，她前腳進門，後腳就有兩個大兵追着，嚇得我們一跳，我

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，都往屋裏跑。大兵直笑直嚷着說：「冬兒姑娘，冬兒姑娘，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。」她回頭把挑兒一放，兩隻手往腰上一叉，說：「不賣給你，偏不賣給你，買東西就買東西，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！你們趁早給我走！」我嚇得直哆嗦，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。您瞧這孩子的胆！

「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，張宗昌敗下來了，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。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，一個個要飯的似的，襪子鞋誰都不全，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，翻箱倒櫃的，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。海定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，大姑娘小媳婦兒的，也都走空了。我是又窮又老，也就沒走，我哥哥說：「冬兒，倒是往城裏躲躲罷。」您猜她說什麼？她說：「大舅舅你別怕，我媽不走，我也不走，他們吃不了我，我還要吃他們呢！」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？她跟他們後頭走隊唱歌的，跟他們混得熟極了，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屉裏蒸的大窩饅頭？」

「有一次也闖下禍，——那年她是十六歲了，——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，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，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，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。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，嚇得我要死！知道冬兒溜了，他們恨極了，拿着馬鞭子在海



淀街上找了她三天。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，才算沒有事。

「冬兒是躲到她姨兒，我妹妹家去了。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，有個菜園子。也有幾口豬，還開個小雜貨舖。那次冬兒回來了，我就說：「姑娘，你歲數也不小了，整天價和大兵搗亂，不但我擔驚受怕，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，你說是不是？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，給她幫幫忙，學點粗活，日後自然都有用處……」她倒是不刁難，笑嘻嘻的就走了。

「後來，我妹妹來說：「冬兒倒是真能幹，真有力氣，澆菜，喂豬，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，回來還來得及做飯。做事是又快又好，就是有一樣，脾氣太大，稍微的說她一句，她就要回家。」真的，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，就回來過好幾次，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。不過她不在家，我也有想她的時候，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，剛熟，就讓人拔去了，我也沒追究。冬兒回來知道了，就不答應說：「我不在家，你們就欺負我媽了！誰拔了我的老玉米，快出來認了沒事，不然，誰吃了誰嘴上長疔！」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，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，說：「姑娘別罵了，是我拔的，也是鬧着玩。」這時冬兒倒也笑了，說：「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，還能不讓您吃麼？明人不做暗事，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！」一邊說着，這才站

起來，又往她姨兒家裏跑。

「我妹妹沒有兒女。我妹夫就會耍錢，不做事。冬兒到他們家，也學會了打牌，白天做活，晚上就打牌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。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，輸了就罵。可是她打的還好，輸的時候少，不然，我的這點兒親戚，都讓她給罵斷了！」

「在我妹妹家兩年，我就把她叫回來了，那就是去年，我跟您到北海去，叫她回來看家。我不在家，她也不做活，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，就把門鎖上，出去打牌。我聽見了，心裏就不痛快。您從北海一回來，我就趕緊回家去，說了她幾次，勾起胃口疼來，就躺下了。我妹妹來了，給我請了個瞧香的，來看了一次，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，沒有還，神仙就罰我病了。冬兒在旁邊聽着，一聲兒也沒言語。誰知道她後脚就跟了香頭去，把人家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，一邊還罵着說：「還什麼願！我爸爸回來了麼？就還願！我砸了他的牌位，他敢罰我病了，我才服。」大家死勸着，她才一邊罵着，走了回來。我妹妹和我知道了，又氣，又害怕，又不敢去見香頭。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，她也沒有什麼。真是「神鬼怕惡人」……」

「我哥哥來了，說：「冬兒年紀也不小了，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。」惡事傳千里，」她的利

害名兒太出遠了，將來沒人敢要！其實我也早留心了，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有個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應，將來總是麻煩，人家那能像我似的，什麼都讓她？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，家裏也沒有大人，孩子也好，就是時辰不對，說是犯尅。那天我合婚去了，她也知道，我去了回來，她正坐在家裏等我，看見我就問：「合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合了，什麼都好，就是那頭命硬，說是尅丈母娘。」她就說：「那可不能做！」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，出去打牌去了。我又氣，又心疼。這會兒的姑娘都臉大，說話沒羞沒臊的！

「這次總算停當了，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！」

「謝謝您，您又給這許多錢，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！等辦過了事，我再帶他們來磕頭……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，剛好別太勞動了，重複了可不是玩的！我走了，您再見。」

十一，二八夜，一九三三。

選自冬兒姑娘。

煩 悶

幾聲晨興的鐘，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。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，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。推開枕頭，枕着左臂，閉目思索了一會，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，可以使他不痛快。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脚步聲，已經繁雜了，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；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，一邊呆呆地想着。

盥漱剛完，餐鈴響了，他偏不吃飯去；夾着書，走到課室，站在爐邊。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裏走，他的問題又起了：「到底是吃飯爲活着，還是活着爲吃飯！一生的大事，就是吃飯麼？假如人可以不吃飯，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，少犯許多的罪惡麼？但是……」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，不禁拿起鉛筆來，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。

不知站了多少時候，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。回頭看時，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，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，看見他都問：「你怎麼不吃飯去？」他微笑着搖一搖頭。他們見他這般光景，也就不說什麼；在爐旁站了一會，便去坐下，談論起別的事來。

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，今天他只不言語，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。他想：「西真這孩子很聰明，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——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，只多些煩惱，

不如渾化些好。」又想：「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，說他不體面人，要一輩子不理他。今天又和他好起來，也許有什麼求他的事，也未可知。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朋友的愛和仇，也只是以此爲轉移。」——世間沒有真正的事，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。」又想：「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，還沒有工夫覆他，他哥哥……」這時同學愈來愈多，他的思潮被打斷，便拿起書來，自去坐下。

他很喜歡哲學，但今日却無心聽講，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。偶然聽得一兩句：「唯物派說心卽是物——世界上的一切現象，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。」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，便收回心來，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，一面聽着。一會兒教授講完了，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，他只默然無語。他想：「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問了，又有什麼結果；只空耗些光陰。」

一點鐘匆匆過去了，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。

回到屋裏，放下書，走了幾轉，便坐下；無聊的拿出紙筆，要寫信給他姊姊。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，不是沉思，就是亂寫。

「親愛的姊姊：

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，你知道這裡的天氣麼？陰冷，黯淡，更將我的心情，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。

你莫又要笑我，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。和我交淺的人，總覺得我是活潑的，有說有笑的，我也自覺我是動的，不是靜的。然而我喜玄想，想到上天入地。更不時的起煩悶，不但在寂寞時，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。姊姊呵！這是爲什麼呢？是遺傳麼？有我的時候，勇敢的父親，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，高唱那「祈戰死」之歌，在槍林彈雨之下，和他人奮鬥。年輕的母親，因此長日憂慮。也許爲着這影響，那憂鬱的芽兒，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。爲環境麼？有生以來，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，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，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，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：「兒無所悲也，心自淒動耳」的境象了。像我們那時的——現在也是如此——年紀和家庭，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？然而幼稚的心，那經得幾番淒動，久而久之，便做成習慣了。

可恨那海隅生活，使我獨學無友，只得和書籍親近。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，只教授我

些文學作品，偏偏我又極好他。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祕的「自然」替古人感懷憂世。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，然而已經是先人爲主，難以救藥了。

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，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，使我快樂迷眩，但漸漸的又退回了。我的同學雖然很多，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。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，却也不斥我爲怪誕，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，不說心裏的話。我的朋友的範圍，現在不只在校內了。我在海隅的時候，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，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。姊姊呵！罪過的很！我對於這些人物，由欽羨而模仿，由模仿而疑懼，由疑懼而輕藐。總而言之，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，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！

不往下再說了，自此而止罷。姊姊呵！前途怎樣辦呢？奮鬪麼？奮鬪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，結果我和他們一樣。不奮鬪麼？何處是我的歸宿？隨波逐流，聽其自然，到那里是那里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！

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，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迷。我煩悶的原因，還不止此，往往無端着惱。連我自己也奇怪，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。但無論是遺傳，是環境，已的確做成

了我這麼一個深愛沉思的人。

姊姊，我傲岸的性情，至終不能磨滅呵！我能咬着牙慰安人，却不能受人的慰安。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，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。這時誰是我的慰安，誰配慰我呢？姊姊呵！我的眼淚，不能在你面前掩蓋，我的歎息，不能在你耳中隱瞞，親愛的姊姊，「善美的安琪兒，」——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——只有你能慰安我，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。你雖然不能壅塞我的眼淚的泉源，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。姊姊呵！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，却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。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，勇決，聰明，喜樂呢？——雖人家也說你冷靜，但相形之下，和我已相差天地了——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，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。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，但一離開你，我又失了自覺。就如今年夏天，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，假期一過，却又走失了。姊姊，善美的姊姊！飄流在覺悟海中——或是墮落海中，也未可知——的弟弟，急待你的援手呵！

年假近了，切望你回來，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，反澈底，然而冬夜圍爐，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，不過却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。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，上禮拜我回家去



的時候，他還囑咐我——他決不能像我，也似乎不很像你，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。我有時想，他還小呢，十歲的年紀，自然是天真爛漫的。但無論如何，決不至於像我。上帝祝福他！只叫他永遠像你，就是我的禱祝了。

姊姊風愈緊了，雪花也飄來了。我隨手拿起筆來，竟寫了六張信紙，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，請你饒恕我。親愛的姊姊，再見罷！

你憂悶的弟弟。

匆匆的寫完了，便從頭看了一遍，慢慢的疊起來。自己挪到爐邊坐着，深思了一會，又回來，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：

「姊姊！你看了信，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。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，也許天明就行所無事了。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，不快了我，又不快了你。」

註完便封了口，放在桌上。——其實這信，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：他煩悶時就寫信，寫完，自己看幾遍，臨到付郵的時候，說不定一剎那頃，他腦子裏轉一個彎兒，便燒了撕了。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，更不願意示弱，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。橫豎寫了，他精神中的

痛苦，已經發洩，不寄也沒有什麼，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。

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，又散滿了，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。他覺得餓了，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。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，一個個凍紅着臉，搓着手，聚在爐邊談話，可濟回頭看見他，便問：「這兩點鐘沒課，你做什麼來着？」他說：「沒做什麼，只寫了幾封信。」可濟說：「正是呢，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，千萬別忘了。」他點一點頭。

飯後走了出來，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，空中的雪片，兀自飄舞。正走着，西真從後面趕上說：「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，你千萬要到。」他便站住了說：「我正要告訴你呢，今天是禮拜六，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，大概是有點事。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，我已經告了假了。」西真道：「你又來，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。你若不去，他們又該說你了；辦事自然是難的，但你這人也未免太……」他沉下臉來說：「太什麼？」西真咽住了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。」他低下頭走着，半天不言語，一會兒便冷笑道：「我也看破了。每人都要弄聰明，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？做來做去，總是這麼一回事。什麼公益？什麼服務？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。撒手一去，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。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，我深深的自己承認，我

便是罪惡的魁首，魔鬼的頭兒。」西真聽了，也不說什麼。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，他又說：「其實——我倒不是爲這個，我今天真有點事，請你千萬代勞，全權交給你，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。」西真遲疑了一會說：「也好。」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。

到了屋裏，百無聊賴，從凍結的玻璃窗裏，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，漸漸的困倦上來；和衣倒下，用手絹蓋上臉，彷彿入夢。

不一會兒又醒了，倒在牀上呆想，心中更加煩燥，使起來想回家去。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，不如寫了再走，拿起筆來，却先成了一篇短文字：

「青年人的危機：

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，他逐漸的看破「社會之謎。」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歎慕敬禮，漸漸的雲消霧滅，漸漸的看不起人。

社會上的一切現象，原是只可遠觀的。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，自己想像的興味，也太濃厚；到了如今，他只有悲觀，只有冷笑。他心煩意亂，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。

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，說破不值一錢。

他當初以為好的，以為百蹴不能至的，原來也只是如此。——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，無有了希望的目的；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，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世界中翻轉。他由看不起人，漸漸的沒了他「愛」的本能，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；視一切友誼，若有若無，可有可無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？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！

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。——但是宇宙是無窮的，蘊含着無限的神祕，沉靜的對着他。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，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。他只有低徊，只有讚歎，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。

兩種心理，將青年人懸將起來，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？青年要問宇宙，也要問他自己。

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為人生和宇宙，作種種完滿的解答？但理論是一件事，實踐又是一件事。他說得來却做不到，他至終仍是懸着。

這兩方面又何嘗不可以「不解之解」解決了？但青年人不能升天，不甘入地；除非

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來適應他。

宇宙終古是神祕的；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偽和痛苦，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？

極大的危險，已經臨到了，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——

他一口氣寫完了，看了一遍，放在旁邊。找出可輝的信來，呆呆的看，半天，很昏亂的拿起筆來，又寫：

「可輝兄：

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；你的詩月夜，也拜讀了，很好。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，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，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。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；月夜的感覺散漫，不如星夜那般深沉。燦爛的繁星，襯着深藍的夜色，那幽深靜遠的太空，真使人微歎，使人深思，使人神遊物外呵！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，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，敲碎月明，幻作萬千星辰，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，頌讚這「自然」的神祕。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？

論到文學創作問題，天才以外的人，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。——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——因為見得到是一件事，寫得出又是一件事。天才的觀察，也許和別人一般，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深刻，便顯得高人一着。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，交付天才，也有一件危險。他們的秉賦不同，感覺從他的腦中滲過的時候，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；樂便樂到極處，悲也悲到極處。愈寫得動人，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僻的思路上去，他所描寫的對象，就未免糊糊顛倒了。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，我又起怪想了，宇宙中一切的事物，在在都是可描寫的；無論在山村，在都市，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，坐下想一想，站住看一看，我們的四圍，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，又何用四處尋求呢！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——無論是否天才——來描寫，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，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。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，怎能寫盡這些神祕，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「自然」！

文壇上真寂寞呵！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的人格，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，真是——我也知止了，懺悔了。然而古往今來，

事實也都是如此，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，不過我們看不見，便只有盲從讚歎。何必多說？世界上原只是滑稽，原只是虛偽。古人欺哄今人，今人又欺哄後人，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。

說到這里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。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，却不能受人的影響，你太把我看重了！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？至於我受人的影響，是的確不少，你不理會就是了。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，我看這個不成問題，我近來的思想，幾乎瞬息萬變。告訴你一個笑話，我現在完全贊同唯物派的學說。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。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日的主張，以至今日，明日的，也是如此。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，讀的書也太少。人生觀還沒有確定；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，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環境的感觸，不至於長久如此的，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，我就不是悲觀的我。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爲意，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，自由奔放，無論是深悲是極樂，我都聽其自然。時代過了，人生觀確定了，自然有個結果。請你放心罷，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，謝謝你。

「作稿問題，」我真太羞赧了，我不願意再提——附上一篇，是剛才亂寫的，不過請

你看一看——這便是末一次，因為我愈輕看人，愈拿着描寫「自然」不當做神聖的事；結果是我自己墮落，「自然」自殺。我不想再做了，不如聽「自然」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，覆蓋了無識的靈魂，舒展了無盡無邊的……

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——你所愛的孩子，我的小弟，活潑勝常，可以告慰。

雪中的天色已經昏暗了，我要回家去。歸途中迎面的朔風，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。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，來替我們對語？

你的朋友

匆匆的寫完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。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，一同放在袋裏。檢出幾本書，穿上外衣，戴上帽子。匆匆的又走出來，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，都站在「會議室」的門口目送着他。

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，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軋軋的細響。路燈已經明了，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；燈下却沒有多少行人，只聽得歸巢的寒鴉，一聲聲的叫噪。他坐在車上想：「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，大地上也下雪麼？倘若有雪，那纔是潔白無際，未經踐踏，任他結冰化水，都是不染



微瑕的。」又想：「只有「家」是人生的安慰，人生的快樂麼？可憐呵！雪冷風寒，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。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？——永久的家又在那里？」他愈想愈遠，竟然忘卻寒風吹面。忽然車停了，他知道已經到家了。

走進門去，穿過甬路，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；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。他先走上樓去，捻亮了電燈，放下書，脫了外衣，又走下來。

輕輕的推開門，屋裏很黑暗，卻有煖香撲面。母親坐在溫榻上，對着爐火，正想什麼呢。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，腳兒放在一邊，已經睡着了。跳盪的火光，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，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，都幻作微紅的顏色。

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，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，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。光影以外，看不分明；光影以內，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，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。

他站住了，凝望着，「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！」這時他一天的愁煩，都驅出心頭，卻湧作愛感之淚，聚在眼底。

母親已經看見他了；他只得走近來，俯在弟弟的身旁。母親說：「你回來了，冷不冷？」他搖

一搖頭。母親又說：「你姊姊來了一封信，他說……」他抬起頭來問道：「她說什麼？」母親看着他的臉，問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他低下頭說：「沒有什麼——」這時他的眼淚，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。

• 選自冰心小說集 •

## 通訊七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八月十七日下午，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，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，遠遠的拋到岸上，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，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！

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，在最遠的江岸，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，放這龐然大物，載着最重的離愁，飄然西去！

船上生活，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，除了三餐外，只是隨意遊戲散步。海上的頭三日，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，套圈子，拋沙袋，樂此不疲，過後又絕然不玩了。後來自己回想很

奇怪，無他，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，海波聲中，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，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，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，有無猜暢好的遊戲！

我自少住在海濱，却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，這次出了吳淞口，一天的航程，一望無際盡是粼粼的微波，涼風習習，舟如在冰上行。到過了高麗界，海水竟似湖光，藍極綠極，凝成一片，斜陽的金光，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。上自穹蒼，下至船前的水，自淺紅至於深翠，幻成幾十色，一層層，一片片的漾了開來……小朋友，恨我不能畫，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，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！

八月十八夜！正是雙星渡河之夕，晚餐後獨倚欄旁，涼風吹衣，銀河一片星光，照到深黑的海上。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，忽然感到家鄉漸遠。繁星閃爍着，海波吟嘯着，凝立悄然，只有惆悵。

十九日黃昏，已近神戶，兩岸青山，不時的有漁舟往來。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，大家說笑，便道是「饅頭山」。這饅頭山沿途點綴，直到夜裏，遠望燈光燦然，已抵神戶，船徐徐停住，便有許多人上岸去。我因太晚，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，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，天上微月的光，

和星光岸上的燈光，無聲相映，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，想是火車周行……舟中寂然，今夜沒有海潮音，靜極心緒忽起：「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……」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，小朋友，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。

冰心八，二十，一九二三，神戶

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，穿過深林，已覺得湖上風來，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。——悄悄的坐在湖岸上，伸開紙，拿起筆，抬起頭來，四面紅葉中，四面水聲裏，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遠的小朋友。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？

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，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，都證明我已在此里外。小朋友，到此已逾一月了，便是在日本也未會寄過一字，說是對不起呢，我又不願！

我平時寫作，喜在人靜的時候，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，艙面欄邊，人人可以來到。海景極好，心胸却難得清平，我只能晨間絕早，船面無人時，隨意寫幾個字，堆積至今，總不能整理，也不願草草整理，便遲延到了今日。我是尊重小朋友的，想小朋友也能尊重風

諒我！

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，而一聲聲打擊湖岸的微波，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，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，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。小朋友，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！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。湖上的月明和落日，湖上的濃陰和微雨，我都見過了，真是儀態萬千。小朋友，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，便只有她——海的女兒，能慰安我了。I am, Ko Waban 諧音會意，我便喚她做「慰冰」。每日黃昏的遊泛，舟輕如羽，水柔如不勝漿。岸上四圍的樹葉，綠的，紅的，黃的，白的，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，覆蓋了半湖秋水。夕陽下極其豔冶，極其柔媚。將落的金光，到了樹梢，散在湖面。我在湖上光霧中，低低的囑咐他，帶我的愛和慰安，一夜和他到遠東去。

小朋友！海上半月，湖上也過半月了，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，這却難說。——海好像我的母親，湖是我的朋友。我和海親近在童年，和湖親近是現在。海是深闊無際，不着一字，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，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。湖是紅葉綠枝，有許多襯托，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，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。這也許太抽象，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！

小朋友，兩月之別，你們自己寫了多少，母親懷中的樂趣，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——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，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，按序寄上，日月和地方，都因其舊。「弱游」的我，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，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，請在那裏看罷！

不知道這幾百個字，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，世界真是太大了！

冰心，十四，一九二三，慰冰湖畔，威爾斯利。

·選自寄小讀者·

## 通訊九

這是我姊姊由病院寄給父親的一封信，描寫她病中的生活和感想，真是比日記還詳。我想她病了，一定不能常寫信給兒童世界的小讀者。也一定有許多的小讀者，希望得着她的消息。所以我請求父親，將她這封信發表。父親允許了。我就略加聲明當作小引。想姊姊不至責我多事？

親愛的父親：

二二，一一九二四，冰仲，北京交大

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，我現在是在病院裏；然而尤不願有我的任何一件事，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！橫豎信到日，我一定已經全愈，病中的經過，正不妨作記事者。

自然又是舊病了，這病是從母親來的。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，我只感謝上蒼，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，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。血亦是我們的心，是我們的愛，我愛母親，也並愛了我的病。

前兩天的夜裏——病院中沒有日月，我也想不起來——S女士請我去晚餐。在她小小的書室裏，滅了燈，燃着閃閃的燭，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，談着東方人的故事。——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，從窗外正照着我們；上下兩片輕綃似的白雲，將他托住。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嘆，匆匆的飲了咖啡，披上外衣，一同走了出去。——原來不僅月光如水，星光也爛然滿天。她指點給我：那邊是織女，那個是牽牛，還有仙女星，獵戶星，孿生的兄弟星，王后星，末後她悄然的微笑說：「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，我一一牢牢記住。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，我臥在床上，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，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。」她說着起了微喟，月

光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，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：如何的淒清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！

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，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，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！

記得去年的一個冬夜，我同母親夜坐，父親回來的很晚。我迎着走進中門，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，也指點給我看：這邊是天狗，那邊是北斗，那邊是箕星。那時我覺得父親的智慧是無限的，知道天空縹緲之中，一切微妙的事——又是一年了！

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，上下的曲徑上，緩緩的走着，我心中悄然不怡——半夜便病了。早晨還起來，早餐後又臥下。午後還上了一課，課後走了出來，天氣好似早春，慰冰湖波光蕩漾，我慢慢的走到湖旁，臨流坐下，覺得弱又無聊；晚霞和湖波的細響，勉強振起我的精神來，黃昏時才回去。夜裏九時，她們發覺了，立時送我入了病院。

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，夜中到來看不真切。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微的笑容，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。——一夜很好，安睡到了天曉。

早晨絕早，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，是閉壁樓同學送來的，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



內病時床前的花了，——這是第一次。

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，但是花和信，不斷的來，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。玫瑰也有，菊花也有，還有許多不知名的。每封信都很有趣，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，因為同學多了，只認得面龐，名字實在難記！

我情願在這裏病，飲食很精良，調理的又細心，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，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。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，早晨便推近窗前。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，看見圖書館，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，對岸秋葉落盡，樓臺也露了出來。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，不知道是什麼名字。昨日早上，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，在枝上站着，好一會才飛走。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，在上面往來跳躍。

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，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，都被醫生拒絕了，我自此便閉居在這小樓裏，——這屋裏清雅絕塵，有加無己的花，把我圍將起來。我神志很清明，却又混沌，一切感想都不起，只停在「臣門如市，臣心如水」的狀態之中。

何從說起呢？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：

「……醫院……她……很重要……不許憐見……眠食極好，最要的是靜養……書等明天送來罷……花和短信是可以的……」

「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，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。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，電話也一樣的響，冰  
仲弟說：

「姊姊麼——好多了，謝謝！」

覺得我真是多事，到處叫人替我忙碌——這一天白半醒半睡中度過。

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，便是「今天許我寫字麼？」她笑說：「可以的，但不要寫得太長。」我喜出望外，第一封便寫給家裏，報告我平安，不是我想隱瞞，因不知從那裏說起。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「西方之人兮」的女孩子，我說：

「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——我臥在床上，用悠暇的目光，遠遠看着湖水，看着天空，偶然也看見草地上，圖書館，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。我如何的幸福呢？沒有那幾十頁的詩，當功課的讀，沒有晨興鐘，促我起來。我閒閒的背着詩句，看日影漸淡，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，如不是因為想你們，我真不想回去了！」

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，黃昏時看護婦進來，四顧室中，她笑着說：「這屋裏成了花窠了。」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。

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，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，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！——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！日長晝永，萬籟無聲，一室之內，惟有花與我。在天然的禁令之中，杜門謝客，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。

把往事一一提起，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。我感謝上蒼：過去的二十年中，使我一無遺憾，只有這次的別離，憶起有些兒驚心！

B 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，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，醫生只許她說，不許我說。她雙眼含淚，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，說：「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……然而不要緊的，等你好了，我們另有一個……」

我握着她的手，沉靜的不說一句話，等她放好了花，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，望着那「母親」的後影，我潸然淚下——這是第二次。

夜中絕好，是最難忘之一夜。在衆香國中，花氣氤氳。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，燈光下，床邊四圍，淺綠濃紅，爭妍鬥媚，如低眉，如含笑。窗外嚴淨的天空裏，疏星炯炯，枯枝在微風中，顫搖有聲。我凝然肅然，此時此心可朝天帝！

猛憶起兩句：

「消受白蓮花世界，

風來四面臥中央。」

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！果然，看護婦微笑的進來，開了窗，放下簾子，挪好了床，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去，回頭含笑對我說：「太香了，於你不宜，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。」——我只得笑着點首，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，放在窗台上。在黑暗中，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，便一夜的溫香不斷——

「花怕冷，我便不怕冷麼？」我因失望起了疑問，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，便又寂然心喜。

日間多眠，夜裏便十分清醒，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，纔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，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，我憶起

「水調歌從鄰院度，

雷聲車是夢中過。」

朋友們送來一本書，是

*Student's Book of Inspiration*

內中有一段恍惚說：

「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，……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，這人便是天之驕子。」  
真的，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！今日黃昏時，窗外的慰冰湖，銀海一般的閃爍，意態何等清寒？

秋風中的枯枝，叢立在湖岸上，何等疏遠？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？這廣場上忽陰忽晴，我病中的心情，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？

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，又憶起：

「到死未消蘭氣息，

他生宜護玉精神！」

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，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，但我欲其真，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。

沒有這般的孤立過，連朋友都隔絕了，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？

一個美國朋友寫着：

「從村裏回來，到你屋去，竟是空空。我幾乎哭了出來！看見你相片立在桌上，我也難過。告

訴我，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，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」

又一個寫着說：

「感恩節近了，快康健起來罷！大家都想你，你長在我們的心裏！」

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：

「生命是無定的，人們有時雖覺得很近，實際上却是很遠，你和我隔絕了，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我！」

中國朋友說：

「今天怎麼樣，要看什麼中國書麼？」

都只寥寥數字，竟可見出國民性——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。

清早的時候，掃除橡葉的馬車聲，輾破曉靜。我又憶起：

「馬蹄隱隱聲降，

入門下馬氣如虹。」

底下自然又連帶到：

「我今垂翅負天鴻，

他日不羞蛇作龍！」

這時天色便大明了。

今天是感恩節，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，晨光熹微，湖波也凝而不流，做出初冬天氣——  
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。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，是家族聚會的日子。

父親我不敢說是「每逢佳節倍思親，」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，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，



然而病中心情，今日是很惆悵的。花影在壁，花香在衣，濛濛的朝霧中，我默望窗外，萬物無語，我不禁淚下。——這是第三次。

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。每逢佳節，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。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，也是清福。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「青玉案」：

「衆裏尋他千百度——」

驀然回首，

那人却在

燈火闌珊處。」

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，並附了幾個字：

「明天是感恩節，人家都尋歡樂去了，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，然而回憶到這孤芳自賞，別

有懷抱的句子，又不禁喜悅的笑了。」

花香纏繞筆端，終日寂然。我這封信時作時輟，也用了一天功夫。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，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：

「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，很平靜很喜悅！」

我便笑了，我昨天到是看詩，今天却是拿書遮着我的信紙。父親！我又淘氣了！

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，忽然現在我的床前。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——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，笑着便來禁止，我無法奈何她。——她走了，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，當她在屋裏蹀躞之頃，無端有「身長玉立」四字浮上腦海。

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，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了，不要以我置念罷——寄我的愛與家中一切的人！我紀念着他們每一個！

這回真不寫了，——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，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。一星燈火裏，我們在山上下彼此喚着。我一憶起，心中就充滿了愛感。如今是隔着我們摯愛的海洋呼喚着了親愛的父親，再談罷，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！

女兒瑩倚枕。十一，二十九，一九二三。

· 選自寄小讀者 ·

## 通 訊 十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，挽住她的衣袖，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。

母親凝想地，含笑地，低低地說：

「不過有三個月罷了，偏已是這般多病。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，已知道驚怕啼哭。許多人圍在床前，乞憐的眼光，不望着別人，只向着我，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！」

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！

「你的彌月到了，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，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，抱出到廳堂前。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，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，起了驕傲。

「只有七個月，我們都在海舟上，我抱你站在欄旁。海波聲中，你已會呼喚「媽媽」和「姊姊。」」

對於這件事，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。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，母親堅執說是的。在我們家庭歷史中，這事至今是件疑案。

「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，以為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。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，臉和唇都青了，嗚咽不能成聲。我從後屋連忙進來，珍重的攬住。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。自此後，便是睡着，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。」

這一節，我彷彿記得，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！

「有一次你病得重極了。地上舖着席子，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。正是暑月，你父親又不在家。你漸漸續續說的幾句話，都不是二歲的孩子所能說說的。因着你奇異的智慧，增加了我無

名的恐怖。我打電報給你父親，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。忽然一陣大風雨，深覺的我，重病的你，和你疲乏的乳母，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。這一番風雨，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，接了過來。」

我不信我智慧，我又信我智慧！母親以智慧的眼光，看萬物都是智慧的，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？

「頭髮又短，又沒有一刻肯安靜。早晨這左右兩條小辮子，總是梳不起來。沒有法子，父親就來幫忙，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要照相了！」父親拿着照相匣子，假作照着。又短又粗的兩條小辮子，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。」

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！

「陳媽的女兒寶姐，是你的好朋友。她來了，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，我自己睡午覺。等我醒來，一切的玩具，小人小馬，都當做船，飄浮在臉盆的水裏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。」

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，我自始至終不記得，不認識她。然而從母親口裏，我深深的愛了她。

「已經三歲了，或者快四歲了。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，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。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，把一支小木鹿，放在小靴子裏。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，自己一步也不肯走。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。大家奇怪了，脫下靴子，發現了小木鹿。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。——傻孩子！你怎麼不會說？」

母親笑了，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。——回想起來，她的質問，和我的羞愧，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。十幾年前事，提起當面那事說，真是無謂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癡和愛！

「你最怕我凝神，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。每逢我凝望窗外，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，你就過來呼喚我，搖撼我，說：「媽媽，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？」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，便故意的凝神不動。」

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也許母親凝神，多是憂愁的時候，我要攪亂她的思路，也未可知。無論如何，這是個隱謎！

「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。天天吃着飯，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，桌上的鐘和花瓶。一碗飯數米粒似的，吃了好幾點鐘。我急了，便把一切都挪移開。」

這件事我記得，而且很清楚，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。

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，我總是臉上堆着笑，眼裏滿了淚。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，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。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，只母親和我，最後我也沒有了，只有母親；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！

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，從母親口中，逐漸的發現了，完成了，我自己！她從最初已知道我，認識我，喜愛我。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，她已愛了我了。我從三歲上，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，愛了自己，認識了自己；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，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，千萬分之一。

小朋友！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，認識你，知道你，愛你，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；你怎能不感激，不流淚，不死心蹋地的愛她，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？

有一次幼小的我，忽然走到母親面前，仰着臉問說：「媽媽，你到底爲什麼愛我？」母親放下針線，用她的面頰，抵住我的前額。溫柔地，不遲疑地說：「不爲什麼，——只因你是我的女兒！」小朋友！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：「不爲什麼。」這四個字，從她口裏說出來，何

等剛決，何等無回旋！她愛我，不是因為我是「冰心」，或者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！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。唯一的理由，就是我是她的女兒。總之，她的愛，是屏除一切，拂拭一切，層層的磨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，使我成爲「今我」的原素，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！

假使我走至幕後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，再走出到她面前。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，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，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。她愛我的肉體，她愛我的靈魂，她愛我前後左右，過去，將來，現在的一切！

天上的星辰，驟雨般落在大海，上，嗤嗤繁響。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。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。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。樹葉子滿空飛舞。鳥兒歸窠，走獸躲到他的洞穴。萬象紛亂中，只要我能尋到她，投到她的懷裏……天地一切都信她！她對於我的愛，不因着萬物毀滅而變更！

她的愛不但包圍我，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。而且因着愛我，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，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。小朋友！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，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：「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！」



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，是完全相同的。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，也不能一般長短。然而——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！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，或隱或顯，或出或沒；不論你用斗量，用尺量，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；我的母親對於我，你的母親對於你，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；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，分毫都不差減。小朋友！我敢說，也敢信古往今來，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。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，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！

我的心潮，沸湧到最高度，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，而且我更加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。——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。玫瑰花的香氣，也正無聲的贊美她們的「自然母親」的愛！

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，—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，她自己也如此說！——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。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，我說：「親愛的母親，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，隨時記下寄來給我。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，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，研究我神祕的自己。」

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！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。——小朋友！我教給你，你看完了這一封信，

放下報紙，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——若是她出去了，就去坐在門檻上，靜靜的等她回來——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，把她尋見了；你便上去攀住她，左右親她的臉，你說：「母親！若是有工夫，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，說給我聽！」等她坐下了，你便坐在她的膝上，倚在她的胸前，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。你仰着臉，會有無數關於你的，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，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！

然後——小朋友！我願你告訴我，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。

我現在正病着。沒有母親坐在旁邊，小朋友一定憐念我，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，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；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，回想母親的愛。我病中光陰，因着這回想，寸寸都是甜密的。

小朋友，再談罷，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！

你的朋友 冰心十二、五晨，一九三三。

聖卜生療養院，威爾斯利。

## 倦 旅

燈已滅了，

殘花只管散着餘香。

欹枕處——

只一兩聲飛雨

打着窗戶

聽得此事，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新月未落，

朝霞已生，

濛濛裏——

一顆曙星

躲避天光似的

穿着亂雲飛走。

好辛苦的路途呵！

看到此時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銀海般的雪地，

怒潮般的山風——

這樣的別離！

山外隆隆的車聲，

不知又送誰人遠去。

聽到此時，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鼓勵的信，

寄與了倦慵的人！

事違初意皆如此！

一書在手，

湖光睡去，

星辰漸生——

看到此時

一切的心都淡了！

一二，一九二四，青山沙穰。

· 選自冰心詩集 ·

### 紙船寄母親

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，

總是留着——留着，

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，

從舟上拋下在海裏。

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，

有的被海浪打濕，沾在船頭上。

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，

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

方去。

母親，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。

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，

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，

萬水千山，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。

八，二十七，一九二三。

· 選自冰心詩集 ·

春 水

春水！

又是一年了，

還這般的微微吹動。

可以再照一個影兒麼？

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：

「我的朋友！

我從來未曾留下一個影子，

不但對你是如此。」

二

四時緩緩的過去——

百花互相耳語說：

「我們都只是弱者！」

甜香的夢

輪流着做罷，

憔悴的杯

也輪流着飲罷，

上帝原是這樣安排的呵！

三

青年人！

你不能像風般飛揚，

便應當像山般靜止。

浮雲似的

無力的生涯，

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！

四

蘆荻，

只伴着這黃波、浪麼？

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！

五

一道小河

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，

只經過平沙萬里——

自由的，

沉寂的，

他沒有快樂的聲音。

一道小河

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，

只經過高山深谷——

險阻的；

挫折的，

他也沒有快樂的聲音。

我的朋友！

感謝你解答了

我久悶的問題，

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，

青年的快樂

在其中蕩漾着了！

## 六

詩人！

不要委屈了自然，

「美」的圖畫，

要淡淡的描呵！

## 七

一步一步的扶走——

半隱的青紫的山峯

怎的這般高遠呢？

月呵！

八

什麼做成了你的尊嚴呢？

深遠的天空裏，

只有你獨往獨來了。

九

倘若我能以達到，

上帝呵！

何處是你心的盡頭，

可能容我知道？

遠了！

遠了！

我真是太微小了呵！

一〇

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，

白日的心情呵！

不要侵到這境界裏來罷。

一一

南風吹了，

將春的微笑

從水國裏帶來了！

一二



絃聲近了，

瞽目者來了；

絃聲遠了，

無知的人的命運

也跟了去麼？

一三

白蓮花！

清潔拘束了你了——

但也何妨讓同在水裏的紅蓮

來參禮呢？

一四

自然喚着說：

「將你的筆尖兒

浸在我的海裏罷！

人類的心懷太枯燥了。」

一五

沉默裏，

充滿了勝利者的凱歌！

· 選自春水 ·

繁 星

一

繁星閃爍着——

深藍的太空，

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話？

沉默中，

微光裏，

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。

二

童年呵！

是夢中的真，

是真中的夢，

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。

三

生離——

是朦朧的月日，

死別——

是憔悴的落花。

四

月明之夜的夢呵！

遠呢？

近呢？

但我們祇這般不言語，

聽——聽

這微擊心絃的聲！

眼前光霧萬重，  
柔波如醉呵！  
沉——沉。

五

怎能忘却？  
夏之夜，

明月下，

幽欄獨倚。

粉紅的荷花，

深綠的荷蓋，

縞白的衣裳！

六

塔邊，

花底，

微風吹着髮兒，  
是冷也何曾冷！

這古院——

這黃昏——

這絲絲詩意——

繞住了斜陽和我。

· 選自冰心詩集

晚 禱 (一)

濃濃的樹影

做成帳幕，

絨絨的草坡

便是祭壇——

慈憐的月  
穿過密葉，

照見了虔誠靜寂的面龐。

四無人聲，

嚴靜的天空下，

我深深叩拜——

萬能的上帝！

求你絲絲的織了明月的光輝，

作我智慧的衣裳，

莊嚴的冠冕，

我要穿着他，

溫柔地沉靜地酬應衆生。

煩惱和困難，

在你的恩光中，

一齊拋棄；

只剛強自己

保守自己，

永遠在你座前

作聖潔的女兒，

光明的使者，

讚美大靈！

四無人聲，

嚴靜的天空下，

只慈憐的月

照着虔誠靜寂的面龐。

五十二，一九二二。

· 選自冰心詩集 ·

晚 禱 (二)

我抬頭看見繁星閃爍着——

秋風冷冷的和我說：

「這時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，

爲着宇宙的晦冥！」

我抬頭看見繁星閃爍着——

枯葉戚戚的和我說：

「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，

爲着人物的銷沈！」

造物者！

我不聽秋風，

不睬枯葉

這一星星——點在太空，

指示了你威權的邊際，

表現了你慈愛的涖涯。

人物——宇宙，

銷沉也罷，

晦冥也罷，

我只仰望着這點點的光明！

十，二十三夜，一九二二。

· 還對冰心詩集 ·

分

冰心

一個巨靈之掌，將我從鬱悶痛楚的密網中打破了出來，我呱呱的哭出了第一聲悲哀的哭。睜開眼，我的一隻腿仍在那巨靈的掌中倒提着，我看見自己的紅到玲瓏的兩隻小手，在我頭上的空中搖舞着。

另一個巨靈之掌輕輕的托住我的腰，他笑着回頭。向一個仰臥在白色車床上的一個女人說：「大喜呵，好一個胖子！」一面輕輕的放我在一個鋪着白布的小筐裏。

我掙扎着向外看：看見許多白衣白帽的看護亂烘烘的，無聲的圍住那個女人。她蒼白着臉，臉上滿了汗。她微呻着，彷彿剛從惡夢中醒來。眼皮紅腫着，眼睛失神的半開着。她聽見了醫生的話，眼珠一轉，眼淚湧了出來。放下一百個心似的，疲乏的微笑着閉上眼睛，嘴裏說：「真辛苦了你們了！」

我便大哭起來：「母親呀，辛苦的是我們呀，我們剛才都從死中掙扎出來的呀！」

白衣的看護們亂烘烘的，無聲的將母親的床車推了出去。我也被舉了起來，出到門外。醫生一招手，甬道的那端，走過一個男人來。他也是剛從惡夢中醒來的臉色與歡欣，兩隻手要抱又不敢抱似的，用着憐惜驚奇的眼光，向我注視。醫生笑道：「這孩子好罷？」他不好意思似的，囁囁着：「這孩子腦袋真長。」這時我猛然覺得我的頭痛極了，我又哭起來了，「父親呀，您不知道呀，我的腦殼擠得真痛呀！」

醫生笑了，「可了不得，這麼大的聲音！」一個看護站在旁邊，微笑的將我接了過去。

進到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屋子裏，四周壁下，挨排的放着許多的小白匡床。裏面臥着許多小朋友。有的兩手舉到頭邊，安穩的睡着，有的哭着說，「我渴了呀！」「我餓了呀！」「我太熱呀！」「我濕了呀！」抱着我的看護，彷彿都不會聽見似的，只飄速的，安詳的，從他們床邊走過，進到裏間浴室去，將我頭朝着水管，平放在水盆邊的石桌上。

蓮蓬管頭裏的溫水，噴淋在我的頭上，黏黏的血液全沖了下去。我打了一個寒噤，神志立刻清爽了。眼睛向上一看，隔着水盆，對面的那張石桌上，也躺着一個小朋友，另一個看護，也在

替他洗着。他圓圓的頭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皮膚，結實的挺起的胸膛，他也在醒着，一聲不響的望着窗外的天空。這時我已被舉起，看護輕輕的托着我的肩背，替我穿起白白長長的衣裳。小朋友也穿着好了，我們欠着身隔着水盆相對着。洗我的看護笑着對她的同伴說：「你的那個孩子真壯真大呵，可不如我的這個白淨秀氣！」這時小朋友抬起頭來注視着我，似輕似憐的微笑着。

我羞怯的輕輕的說：「好呀，小朋友，」他也謙和的說：「小朋友好呀，」這時我們已被放在相挨的兩個小匡床裏，看護們都走了。

我說：「我的周身好疼呀，最後四個鐘頭的掙扎，真不容易，你呢？」

他笑了，握着小拳，「我不，我只悶了半個鐘頭呢。我沒有受苦，我母親也沒有受苦。」

我默然，無聊的嘆一口氣，四下裏望着。他安慰我說：「你乏了，睡罷，我也要養一會兒神呢。」

我從濃睡中被抱了起來，直抱到大玻璃門邊。門外甬道裏站着好幾個少年男女，鼻尖和



兩手都抵住門上玻璃，如同一羣孩子，站在陳列聖誕節禮物的窗外，那種貪婪羨慕的樣子。他們喜笑的互相指點談論，說我的眉毛像姑姑，眼睛像舅舅，鼻子像叔叔，嘴像姨，彷彿要將我零碎吞併了去似的。

我閉上眼，使勁的想搖頭，却發覺了頸子在痛着，我大哭了，說：「我只是我自己呀，誰都不像呀，快讓我休息去呀！」

看護笑了，抱着我轉身回來，我還望見他們三步兩回頭的，彼此笑着推着出去。

小朋友也醒了，對我招呼說：「你起來了，誰來看你？」我一面被放下，一面說：「不知道，也許是姑姑舅舅們，好些個年輕人，他們似乎都很愛我。」

小朋友不言語，又微笑了，「你好福氣，我們到此已是第二天了，連我的父親我還沒有看見呢。」

我竟不知道昏昏沉沉之中，我已睡了這許久。這時覺得渾身痛得好些，底下却又濕了，我也學着斷斷續續的哭着說：「我濕了呀！我濕了呀！」果然不久有個看護過來，抱起我。我十分歡喜，不想她却先給我水盥。

大約是黃昏時候，亂烘烘的三四個看護進來，硬白的衣裙嘩嘩的響着。她們將我們紛紛抱起，一一的換過尿布。小朋友很歡喜，說：「我們都要看見我們的母親了，再見呀。」

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，在大床車上推出去的。我是被抱起出去的。過了玻璃門，便走入甬道右邊的第一個屋子。母親正在很高的白床上躺着，用着渴望驚喜的眼光來迎接我。看護放在她的臂上，她很羞縮的解開懷。她年紀彷彿很輕，很黑的秀髮向後攏着，眉毛彎彎的淡淡的像新月。沒有血色的淡白的臉，襯着很大很黑的眼珠，在床側暗淡的一圈燈影下，如同一個石像！

我開口吮咂着奶。母親用面頰偎着我的頭髮，又摩弄我的指頭，仔細的端相我，似乎有無限的快慰與驚奇。——

二十分鐘過去了，我還沒有吃到什麼。我又餓，舌尖又痛，就張開嘴讓奶頭脫落出來，煩惱的哭着。母親很恐惶的，不住的搖拍我，說：「小寶貝，別哭，別哭！」一面又趕緊按了鈴，一個看護走了進來。母親笑說：「沒有別的事，我沒有奶，小孩子直哭，怎麼辦？」看護也笑着說：「不要緊的，早晚會有，孩子還小，他還不在乎呢。」一面便來抱我，母親戀戀的放了手。

我回到我的床上時，小朋友已先在他的床上了。他睡的很香，夢中時時微笑，似乎很滿足，很快樂。我四下裏望着。許多小朋友都快樂的睡着了，有幾個在半醒着，哼着玩似的，哭了幾聲。我餓極了，想到母親的奶不知何時才來，我是很在乎的，但是沒有人知道。看着大家都飽足的睡着，覺得又嫉妬，又慚愧，就大聲的哭起來，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。我哭了有半點多鐘，才有個看護過來，嬌癡的擻着嘴，撫拍着我說：「真的你媽媽不給你飽吃呵，喝點水罷！」她將水瓶的奶頭塞在我嘴裏，我哼哼的嗚咽的含着，一面慢慢的也睡着了。

第二天洗澡的時候，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兩邊談話，他精神很飽滿。任被按洗之下，他搖着頭，半閉着眼，笑着說：「我昨天吃了一頓飽奶！我母親黑黑圓圓的臉，很好看的。我是她的第五個孩子呢！她和看護說她是第一次進醫院生孩子，是慈幼會介紹來的，我父親很窮，是個屠戶，宰豬的。」——這時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，他厭煩的喊了幾聲，掙扎着又睜開眼說：「宰豬的多痛快。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！我大了，也學我父親宰豬，——不但宰豬，也宰那些豬一般的儘吃不做人！」

我靜靜的聽着，到了這裏趕緊閉上眼，不言語。

小朋友問說：「你呢？吃飽了罷？你母親怎樣？」

我也興奮了，「我沒有吃到什麼，母親的奶沒有下來呢，看護說一兩天就會有的。我母親真好，他會看書，牀邊桌上堆着許多書，屋裏四面也擺滿了花。」

「你父親呢？」

「父親沒有來，屋裏只她一個人。她也沒有和人談話，我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。」

「那是頭等室，」小朋友肯定的說，「一個人一間屋子嗎？我母親那裏却熱鬧，放着十幾張牀呢。許多小朋友的母親都在那裏，小朋友們也都吃得飽。」

明天過來，看見父親了。在我吃奶的時候，他側着身，倚在母親的枕旁。他們的臉緊挨着，注視着我。父親很清瘦的臉。皮色淡黃，很長的睫毛，眼神極好。彷彿常愛思索似的，額上常有微微的皺紋。

父親說：「這回看的細，這孩子美的很呢，像你！」

母親微笑着，輕輕的摩我的臉，「也像你呢，這麼大的眼睛。」

父親立起來，坐到牀邊的椅上，牽着母親的手，輕輕的指着，「這下子，我們可不寂寞了，我下課回來，就幫助你照顧他，同他玩。放假的時候，就帶他遊山玩水去。——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體，不要像我。我雖不病，却不是強壯……」

母親點頭說：「是的——他也要早早的學音樂，繪畫，我自己不會這些，總覺得生活不圓滿呢！還有……」

父親笑了，「你將來要他成個什麼「家」？文學家？音樂家？」

母親說：「隨便什麼都好——他是個男孩子呢。中國需要科學，恐怕科學家最好。」

這時我正曬不出奶來，心裏煩燥得想哭。可是聽他們談的那麼津津有味，我也就不言語。

父親說：「我們應當替他儲蓄教育費了，這筆款越早預備越好。」

母親說：「忘了告訴你，弟弟昨天說，等孩子到了六歲，他送孩子一輛小自行車呢！」

父親笑說：「這孩子算是什麼都有了，他的搖籃，不是妹妹送的麼？」

母親緊緊的攬着我，親我的頭髮說：「小寶貝呵，你多好，這麼些個人疼你！你大了，要做個

好孩子……」

挾帶着滿懷的喜氣，我回到牀上，也顧不得飢餓了，抬頭看小朋友，他却又在深思呢。

我笑着招呼說：「小朋友，我看見我的父親了。他也極好。他是個教員。他和母親正在商量我將來教育的事。父親說凡他所能做到的，對於我有益的事，他都努力。母親說我沒有奶吃不要緊，回家去就吃奶粉，以後還吃橘子汁，還吃……」我一口氣說了下去。

小朋友微笑了，似憐憫又似鄙夷：「你好幸福呵，我是回家以後，就沒有奶吃了。今天我父親來了，對母親說有人找她當奶媽去。一兩天內我們就得走了！我回去跟着六十多歲的祖母。我吃米湯，糕乾……但是我不在乎！」

我默然，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，我覺得慚愧。

小朋友的眼裏，放出了驕傲勇敢的光：「你將永遠是花房裏的一盆小花，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度之下，嬌嫩的開放着。我呢，是道旁的小草。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，我都須忍受。你從玻璃窗裏，遙遙的外望，也許會可憐我。然而在我的頭上，有無限闊大的天空，在我的四圍，有

呼吸不盡的空氣。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。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燒不盡割不完的，在人們脚下，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！

我窘得要哭，「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的嬌嫩呀……」我說。

小朋友驚醒了似的，緩和了下來，溫慰我說：「是呀，我們誰也不願意和誰不一樣，可是一切種種把我們分開了，——看後來罷！」

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，扯棉搓絮一般，綠瓦上勻整的堆砌上幾道雪溝。母親和我是過闌家過年的。小朋友因為他母親要去上工，也要年前回去。我們只有半天的聚首了，茫茫的人海，我們從此要分頭消失在一片紛亂的城市叫囂之中，何時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，抵足而眠？

我們戀戀的互視着。暮色昏黃裏，小朋友的臉，在我微暈的眼光中漸漸的放大了。緊閉的嘴唇，緊鎖的眉峯，遠望的眼神，微微突出的下頰，處處顯出剛決和勇毅。「他宰豬——宰人？」我想着，小手在衾底伸縮着，感出自己的渺小！

從母親那裏回來，互相報告的消息，是我們都改成明天——一月一日——回去了。我的

父親怕除夕事情太多，母親回去不得休息。小朋友的父親却因為除夕自己出去躲債，怕他母親回去被債主包圍，也不叫他離院。我們平安又多出一天來！

自夜半起便聽見爆竹，遠遠近近的連續不斷。綿綿的雪，幾聲寒犬，似乎告訴我們說人生的一段恩仇，至此又告一小小結束。在明天重戴起謙虛歡樂的假面具之先，這一夜，要儘量的吞嚥，怨罵，哭泣。萬千的爆竹聲裏，陰沉沉的大街小巷之中，不知隱伏着幾千百種可怖的情感的激盪……

我慄然，回顧小朋友。他咬住下唇，一聲兒不言語。——這一夜，緩流的水一般，細細的流將過去。將到天明，朦朧裏我聽見小朋友在他的牀上歎息。

天色大明了。兩個看護臉上堆着新年的笑，走了進來，替我們洗了澡。一個看護打開了我的小提箱，替我穿上小白絨衫子，套上白絨布長背心和睡衣。外面又穿戴上一色的豆青絨線褂子，帽子和襪子。穿完了，她抱起我，笑說：「他多美呵，看你媽媽多會打扮你！」我覺得很軟適，却又很熱，我暴躁得想哭。

小朋友也被舉了起來。我愕然，我幾乎不認識他了！他外面穿着大厚藍布棉襖，袖子很大



很長，上面還有拆改補綴的線迹；底下也是洗得退色的藍布的圍裙。他兩臂直伸着，頭面埋在青棉的大風帽之內，臃腫得像一隻風箏！我低頭看着地上堆着的，從我們身上脫下的兩套同樣的白衣，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。我們從此分開了！我們精神上，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分開了！

小朋友也看見我了，似驕似慚的笑了一笑說：「你真美呀，這身美麗溫軟的衣服！我的身上，是我的鎧甲，我要到社會的戰場上，同人家爭飯吃呀！」

看護們匆匆的檢起地上的白衣，扔入筐內。又匆匆的抱我們出去。走到玻璃門邊，我不禁大哭起來。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，我們亂招着手說：「小朋友呀！再見呀！再見呀！」一路走着，我們的哭聲，便在甬道的兩端消失了。

母親已經打扮好了，站在屋門口。父親提着小箱子，站在她旁邊。看見我來，母親連忙伸手接過我，仔細看我的臉，拭去我的眼淚，假着我說：「小寶貝，別哭！我們回家去了，一個快樂的家，媽媽也愛你，爸爸也愛你！」

一個輪車推了過來，母親替我圍上小豆青絨毯，抱我坐上去。父親跟在後面。和相送的醫生看護們道過謝，說過再見，便一齊從電梯下去。

從兩扇半截的玻璃門裏，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口。父親上前開了門，吹進一陣雪花，母親趕緊遮上我的臉。似乎我們又從輪車中下來。出了門，上了汽車，車門碰的一聲關上了。母親掀起我臉上的毯子，我看見滿車的花朵。我自己在母親懷裏，父親和母親的臉夾假着我。

這時車已徐徐的轉出大門。門外許多洋車擁擠着，在他們紛紛讓路的當兒，猛抬頭我看見我的十日朝夕相親的小朋友！在他父親的臂裏。他母親提着青布的包袱。兩人一同側身站在門口，背向着我們。他父親頭上是一頂寬簷的青毡帽，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。就在這寬大的帽簷下，小朋友伏在他的肩上，面朝着我。雪花落在他的眉間，落在他的頰上。他緊閉着眼，臉上是淒傲的笑容——他已開始享樂他的奮鬥！……

車開出門外，便一直的飛馳。路上雪花飄舞着。隱約聽得見新年的鑼鼓。母親在我耳旁，緊假着說：「寶貝呀，看這一個平坦潔白的世界呀！」

我哭了。

八五，一九三一，海，淀，北平。